



為下一代提供最優質的教育（下）

文 | 鄧偉強

（…承接上期 58 頁）

芬蘭究竟是否就是人們一直尋找的，擁有最合社情成功教育的國家？相信坊間已有不少學術論著討論這個北歐國家，不過我較想從貼身的教育工作者角度去繼續淺談己見（註1及2）：

（三）從事教職的原因在於“唸書時的功課還不錯”

根據經合組織（OECD）2004年公佈的老師薪資資料顯示，芬蘭小學老師的起薪是27,922美元，中、小學老師工作十五年後最高薪金不過只有43,526和 32,541美元，薪金增幅不大，

老師行業不是高薪一族；相比之下，我同意教育同工陳志峰（註3）之言：“以澳門教師平均薪酬來說，不比世界各地教育先進的國家或地區差；比起發展中國家，本澳教師的工資更高了不少。”

在芬蘭當老師，除了在正常聘用的情況下必須取得碩士資格外，還有許多大學生擔當兼任的輔助老師。這些大學生一部分是為了積累經驗，另一部分是為了嘗試教職是否可為其終身職業。

在芬蘭，老師是一種受到絕對尊重的職業。對於芬蘭的家長來說，老師具備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只是最低條件，父母親最重視的還是老師

能否掌握每一位學生的差異，他們認為老師需要終身持續地學習。《芬蘭留學新體驗》一書中的艾薇老師講述她當老師的原因：“因為我的高中成績，每一科目都算是比較好的。”這種想法不只是艾薇老師，其他芬蘭老師亦然。

（四）不落後別人的留級體系

芬蘭的教育體制是五學期制，成績評核分為十個等級分。如果有兩個以上四級分就評定要留級。留級制度從小學開始，PISA 2006的數據顯示，只有5.9%的參與學校有1%的15歲芬蘭學生曾留級一年。

對芬蘭人來說，考試考不好並不是可恥的事。在他們的眼裡，一知半解就畢業才是可恥的事。罰學生留級不是因為學生的成績未達標準，而是藉此方式改善他們能力不足的情況。芬蘭是一個沒有補習班的世界，芬蘭學生參加的補習班只有短期如暑期兩、三個月的補習學校。在高中生的觀念裡，他們清楚知道學校是個“學習場所”，他們不認為有需要另外多加一個學習場所。同樣地，縱使芬蘭學校沒有校規，但學生在課堂裡絕不會打瞌睡或做其他事。這正如《芬蘭留學新體驗》書中描述一位留級兩年的學生還想留在學校的原因：“我不是喜歡留在學校，我只是想要找到自己想做的事，所以才繼續接受教育。”芬蘭家長絲毫不把留級當成問題看待，不認為留級和孩子的能力有關係，教育的目的是尋找自己喜歡的事物、尋找可以維生的職業。既然和工作有關，在找到自己能接受的工作以前，慢慢也無妨。

（五）考試之前需要做的事——看書

“看”這個字是芬蘭教育的關鍵，學校會培育學生勇於提出自己對事情的解釋與意見。

考試前學生會搜集大量相關內容的書籍把它們全部“看”遍，考試幾乎全都是論述文、申論題。考試沒有時間限制，不是以背誦知識為主，反而以填滿知識為前提，將自己所讀的知識及想法，以文章的方式將意見書寫出來。老師要看的是學生們如何思考這些知識，論述自己的觀點時能否掌握起承轉合。測驗試題如英文——“對你而言，文化代表什麼意義？”、“請陳述令你感動的書”；生物——“關於耳朵方面的知識，請將你所知道的全部寫出來。”這就是為何經合組織（OECD）國際學生能力評估中，芬蘭學生不論在科學、數學或閱讀成績都能高居世界前列之原因。

（六）學習外語的目的在於開啟學生對異國文化的深度理解

芬蘭的基本教育理念為多語學習。2004年修訂的基礎教育指導要領中一半以上的篇幅對於母語、第二語文、外語諸多著墨，除了照顧到芬蘭文和瑞典文（使用人口約5%）兩種官方語文外，還有薩米文（使用人口約0.03%）、吉普賽文和手語。指導要領中提到外國語文學習的目的，在於教育學生習慣其他語言，以及了解、尊重其他不同文化人士的生活方式，所以學習外語（特別是英語）被視為“生存所需的重要工具”和“開啟對異國文化的深度理解”。

結語

芬蘭這個教育大國是否擁有世界上最合社情成功教育的國家？由於工作的關係，花了數個月時間與同事一同分析了PISA 2003和PISA 2006中三本澳門報告，以及澳大利亞、加拿大、愛沙尼亞、芬蘭、南韓、香港、日本、斯洛文尼亞等八個PISA成績優越表現的國家/地區報告，摘取其教育問題及政策特色，還有三十本OECD因應




各測試週期PISA結果而出版的書刊，包括評鑑資訊、初始報告、主題報告等。從整個研究及相關資料中發現，芬蘭的全球化指數（2005年62國中列第10）、經濟自由指數（2006年157國中列第12）、世界競爭力年度報告（2006年61國中列第10）以及人類發展指數（2005年177國中列第13），成績驕人。

然而芬蘭學者 Lauri Kurvonen 教授在所著的《Welcome to Finland》中展示了芬蘭教育的五大隱憂，包括人口有都市化之趨向、勞動力普遍缺乏、職業教育缺乏吸引力、老師年齡出現老化以及教育財政因社會福利政策而有緊縮現象。不僅如此，芬蘭校園學生的交往少，高中生太過依賴計算機以致心算不好，老師對於“育”這部分關注相比於華人地區少，離婚率高達 50% 等。這些問題顯示了每個國家 / 地區都有“家家有本難唸的經”。

身為一位土生土長、由澳門本土親自培育成長的我有一個夢：不期盼澳門的教育素質到了我這一代不能堅守下去，我相信每個地區的教育制度都有其優劣點，與其羨慕、欣賞其他地區的教育制度，倒不如在自身的地區齊心檢討，以地區優勢創設一流的教育。

今年適逢特區政府開展制訂非高等教育十年發展規劃，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十分興奮，因

為在這時代我有機會、有份參與其中。未來是需要我們全動員一同出謀獻策！我十分期盼有一天——當向外來人介紹澳門教育時，我能像芬蘭人自豪地說：“今日澳門的競爭力已佔據世界的舞台，雖然我們缺乏自然資源、人力資源等不利條件，但經過多年來整個社會的齊心努力，教育已經成為地區競爭力的後盾，澳門教育已經成功培育了大量的多元人才。歡迎你們到來交流學習！最後讓我興奮地說：‘澳門的教育就是與別不同。’”

【註釋】

1. 實川真由、實川元子（2009）。*芬蘭留學新體驗*（王慧娥譯）。台北市：天下雜誌。（原作2007年出版）
2. 陳照雄（2007）。*芬蘭教育制度*。台北市：心理。
3. 陳志峰（2008年9月8日）。幾項關於教師的統計數字。*澳門日報*，E09版。

鄧偉強

教育暨青年局教育研究暨教育改革輔助處代處長。